

西溪故事

□杨方

我若不来，西溪便无故事。我来了，西溪的故事，在我笔下生花。

我与西溪的相会，是一场人与山水的相会。山在那里，水在那里，山水若睡若醒，懵懵懂懂。西溪的山水有时候会在自己的时间里发呆，浑然相忘之时，西溪会呈现出瞬间的静止，那是所有来西溪的人一起做的一个梦。

第一次走进西溪影视基地，风吹来，是梦的气息。影视基地里林木高大，有一种太古之感。临水的建筑，破旧但不破败。走过一座倒影水中的小木桥，进入视线的是光线半蒙半昧的枫树林。林中正拍电影，有钱人家的少奶奶，坐着轿子经过枫树林，遇见劫路土匪，土匪黑衣蒙面，手持亮晃晃的刀。枫树林因了这些蒙面人的黑衣和道具刀的寒气而气氛凛冽。气候已是冬天，枫叶一半掉落在地，一半在高枝上被冷风吹得瑟瑟。少奶奶身穿无袖的丝绸旗袍，裸露在外的部分也是瑟瑟的颜色。化妆人员不时拿了粉往少奶奶脸上胳膊上扑，我感叹当少奶奶不易，大冷天拍反季节的戏，如同要求水果反季节成熟。我也感叹原来电影里看见的白胳膊白腿其实是扑了许多粉的效果。

那日电影拍了小半天，我也看了小半天。结束时众人散去，我也跟着散去。出了枫树林，抬头看见青的天，绿的树，淡远的云，对面墙壁上的阳光，以为自己

刚才撞见了一个梦，一个半古半今的梦，一个半真实半不真实的梦。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枫树林里的光线，也许是因为西溪的地气，那梦如同一团氤氲之气，触手可及。它的高大树木，流过青草地的流水，有虚幻倒影的木桥，带着回音的鸟鸣，树枝间布局清晰的蛛网，在我回望的时候，都是透明的。带着灵气和仙气，萧然出尘。

来西溪的人，大多是来寻梦的，如同寻找桃花源的南阳刘子骥。寻而不得，念念不忘。我毫无目的地来，无意中撞见了西溪的梦。撞见了西溪的梦，也是念念不忘。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找到那条进入梦境的路径。

每每想到那片枫树林，我所能想到的便是枫树林里那些拍电影的人。西溪影视基地差不多每天都有电影在拍，清朝、明代、宋代、隋唐，甚至比隋唐更久远的三国或春秋的故事，你方唱罢我登场。小小的一片山水，集中了漫长的时间和天下所有故事。可以说，西溪的喧闹被流水般的人带走。西溪的寂寥被留下。西溪的小，实则大过世上一切山水。

我后来又多次返回过那片枫树林，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与不同的人。

有时是自己一个人。西溪的枫树林，有一种寂寥的仙意，适合一个人走。渺小低矮的人，在高

大的枫树林里移动，像一只紧贴地面的甲壳虫。枫树林仿佛叠印着多重空间。光的，影的，时间的，色彩的。如果留心感受，会有一种错觉，枫树林外还有枫树林。人往枫树林里走，怎样都找不到梦境的出口。寻梦人一直是在梦里走，如同看画人，一直在画里走。绕过一棵大树，迎面又一棵大树，没有风，叶子以静止的状态飘落。枫树的叶子最适合障目，使人看不见天外天，但听得见流水之外有流水。不得不说，小小的西溪，世界虚妄里的无限实在是令人惊奇的，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时间，实在是令人惊奇的。光在枫树林里的折叠，实在是令人惊奇的。这一次来是这样，下一次来还是这样。以后来，也还是这样。

有很多次，我与人说起西溪。听的人不以为然，听的人眼里，那不过是一个拍摄电影的地方。有一些亭台楼阁，一些参天古木，一些自然状态的流水，还有木桥、石子路、水井，月出东墙，是一些适合拍古装电影的道具，仅此而已。至于梦，他们的眼睛看不见。梦应该是睡眠状态下才有的，而我在醒着的状态下，看见了西溪的梦。不管别人信不信，我都相信，西溪在西溪的枫树林里，西溪在西溪久远的梦里。它的山水是形而上的。是菊在此，南山在彼，人在世外或梦里。

矿山有只小畚箕

□丁耀明

它沾着莹石粉，开工之前朝地上拍了又拍，急匆匆地洗过，干净利落，让人心情轻松起来。说它“小”，是因为样子小，不同于农村使用的竹制畚箕，它的大小只有农用的二分之一，甚至还要迷你一些，非常适合个人拎、提，十分轻便。矿山的小畚箕由东风莹石矿统一批量定制和采购，矿工用上它，可以做许多与劳动有关的事情。

据莹石矿一位老领导介绍，最初使用小畚箕的地方是矿井口，那时原始地用竹编箩筐作为竖井的升降设备从井底运上原矿（还没有经过挑选的矿石）。十几个选矿工围在地面井口旁就近选出精矿（品味高的矿石），然后提着小畚箕将精矿倒入另一只箩筐内，装满后扛上解放车，载着“绿石头”运往中转站金华。

后来，生产条件改善了，铁制罐笼和摇车取代了箩筐，井下井上铺设了铁轨，极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但矿工在井底或地面推着的摇车，还会携带着一只这样的小畚箕，满载着的矿石脱落的时候，就可以拎着畚箕的握柄顶端蹲下地去捡起它们。这个时候，矿工们节约矿石的意念和行动充分体现出来。在井下采矿之前，矿工首先要寻找到矿脉，然后确定相关位置点，一个人手握钢钎，另一个人拿起榔头敲打，打到一定深度，取出钢钎，在洞内放进炸药爆破成功，采到原矿，用畚箕装

上摇车，启动卷扬机升上地面，经过铁轨将摇车推入选矿场，卸下原矿，让选矿工挑选矿石。采矿工劳动是高强度的体力活，而且还要受到莹石粉尘的侵蚀，满脸都是尘灰，无不困扰着采矿工人的身体健康，劳动环境十分恶劣，但为了自我生存，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矿山建设，他们习以为常，流血流汗，长年累月，很多老矿工患上了矽肺的病根，过早地离世。后来，虽然由带有冲水功能的机械化钻机取代钢钎，但开采原矿的过程还是令人费力伤筋痛骨的事情，大家知道它来之不易，用汗血甚至生命换来。所以就连带掉落地上的原矿都要用小畚箕拾起来，体现了节约矿石已经成为工人们不约而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

选矿工每天上班都会拿到一只小畚箕和一把榔头，这是劳动工具。她们使用起来相当娴熟自如，只见女工们精神抖擞，双手抓住畚箕握柄的两边，把堆积如山的原矿石划到自己周围，通过看、察、辨，从小块原矿堆中直接选出精矿，对大块原矿用榔头敲打成若干块，再进行挑选，将精矿石和废矿石分别放置。有时候，选矿场内已经堆满原矿，矿井开采出原矿快速的时候，只能把它们卸在选矿场外口的铁轨边。选矿工选完了里面的矿石，再提着小畚箕出来，用三角耙装回原矿，连着拎到选矿场继续甄选。你看，这

是度数高的精矿，矿车开来或下班之前，用小畚箕把它们放进流槽里，随后滑入矿车，一直奔向金华三角线，运上火车主要载到宁波，经过水路通往相关大型企业，支援国家建设。我清楚地记得，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处于安徽省域长江之滨的“马鞍山钢铁公司”，在杨家设有办事处，有几位专业技术人员常住这里办公。双方形成了坚韧不断、水涨船高的“互赢”工作，以全力以赴精神对接莹石的生产、销售等业务，不避艰苦。

在矿区，小畚箕还有放置劳动工具的作用，竹编畚箕因为底部粗糙而更适合摆放铁质器械或器皿，像凿石用的短尖头钢棒、铁锤，还有冲击电钻、钢丝绳、小齿轮，甚至饭盒、饭碗等，可谓包罗万象。我们经常看到卷扬机房里几只小畚箕整齐地放在墙角边，因为每天到机房来的人比较多，使用工具也比较频繁，就将相同的工具摆放在同一只小畚箕中，分别有扳手、润滑油、起子、老虎钳。

东风莹石矿的杨家、溪里、花街和周岭四个矿区到处都有这种特制的小畚箕，就如人们的碗筷一样普遍常见，这是独特的工作、生活景致。小畚箕十分轻巧、简易、方便、耐用，在矿山作用多多，故事多多，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也是矿工们的好帮手，更是服务矿山的小精灵。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银杏黄时 (外一首)

□田凌艳

十一月的阳光透过
叶子和叶子的间隙
落在地上 也披在我们的身上
每一处光影 每一个图案
那么温柔 又那么闪亮
像极了 你见我时
眼中藏不住的喜欢

一树一诗行
总有热忱的故事
温热岁月的霜寒
故事 是有年纪的
银杏 也是有年纪的
回忆里的那棵银杏树
种在了母校的校园
也种在了青春年少的我们心上
印象中的银杏叶
是被阳光反反复复焙熟的
煤渣跑道上 奔跑的少年
每绕一圈都可以
拥抱一遍那满树的金黄
把课桌上的书和椅子一起
搬到了操场 任日光与书香
都和满地金灿灿的“小伞”做伴
篮球架下 此起彼伏的呐喊声
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围观
那一棵银杏树呀 是青春年华里
最温暖最灿烂的“背景墙”
以至于 后来的我们
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在这里
复刻对白 复刻重逢 复刻梦想
那是因为 在我们的眼里
她比站台 记录了更多的出发 告别
也记录了 更多独一无二的成长

从那以后 我去过的
每一个有银杏树的地方
都会一帧一帧用心去珍藏
因为 因为 因为那些
成群结队的奔跑 久别重逢的拥抱
自带光圈的造型 相互“指导”的摆拍
都是爱和被爱的证据呀

比如今天 比如此刻 比如眼前
收获的这一路“金黄”
风景分你一半
旧的回忆 新的故事
都和你慢慢讲

桂花拿铁

我要用火热的诗句
去温暖这个有点冷的冬天
然后 煮一杯桂花拿铁
想象着 这杯中的每一朵小花
来见我之前
从满觉陇的树上
到杯中的这一路
走过的每一个美好的季节
就会觉得 溢出的香味儿
又浓了不止一点